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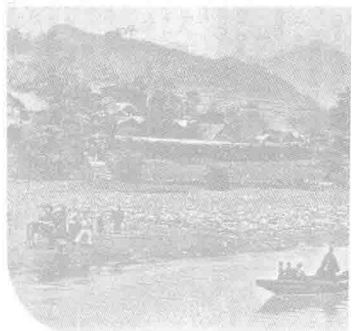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 / 总主编 和少英
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卷 / 主 编 马永红

云南：联结印度和 扬子江的链环

完整版

(英) H·R·戴维斯◎著

和少英 邓立木 李安泰 何昌邑 鲍 江◎译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总序

和少英*

云南因民族众多、文化丰富多样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一个天然宝库。自人类学与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传入中国以来，基于云南的田野调查所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云南在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的传播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关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调查和研究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西方传教士、专家学者、探险家以及外交官等先后进入云南，或窃绘山川险要，或记述边地的风土民情，并以此寻求通向中国的“走廊”或通道（譬如，英国铁路工程师兼情报官员 H. R. Davies 就写过一本非常流行的书，将云南称为“联结印度与扬子江的链环”——此书已于十多年前由我和我的同事们翻译出版）。其后，许多国内的专家学者亦相继来到云南，与云南本土学者一道使这里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逐渐开始发展起来。

纵观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逐步繁荣发展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30—40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许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迁至云南，大批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荟萃于此。尤其是吴文藻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建立了云南大学—燕京大学实地调查工作站，由此开启了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魁阁时代”。以费孝通、陶云逵、许烺光、田汝康等为代表的“魁阁”成员，对云南各地的经济生活、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城乡关系的变迁等方面做了专题性的调查研究。其研究成果和社区研究方法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推动学科的中国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党和政府为了巩固边疆和加强民族团结，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调查与识别，云南成为当时全国民族问题研究和民族工作的重镇。这一时期的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主要服务于国家的民族工作，呈现出较为鲜明的政治色彩。不仅为云南本土培养

* 和少英，男，纳西族，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暨云南省民族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所长、云南省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长等职。

了一大批民族研究工作者，也给中国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与学术遗产。当然，本学科领域中受“左”的思潮影响以及“大跃进”等风潮的影响也是在所难免的。

第三个阶段就是改革开放至今，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进入了一个全面繁荣发展的新时期。首先表现为相关的研究机构得以迅速恢复重建，不仅新增了大批研究人员，出版了一系列民族调查与研究的论著，而且还逐步展开了与海内外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的交流与合作。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于1979年初得以恢复重建，创办了《民族调查研究》《民族学报》以及《民族研究译丛》等刊物，推出了“云南少数民族简史、简志丛书”“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以及“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等系列丛书。1984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建立民族学研究所，该所一直坚持了分民族研究的路向，出版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云南大学等高校先后设置了民族学与人类学本科专业、硕士点以及博士点，于2001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并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建成了博士后流动站和国家级重点学科；通过组织对全省少数民族的典型村寨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形成了一批较高质量的专题调研报告，还精心摄录了一大批人类学与民族学音像带和照片，极大地推进了学科的发展。

经过上述三个阶段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繁荣发展，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首先，学科建设迅速发展。作为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具优势的学科，人类学与民族学发挥了国家级重点学科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带动了政治学、经济学、生态学以及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国际和国内的学术交流合作也日趋活跃。其次，研究基础进一步加强。人类学与民族学相关的专业化研究机构已遍及昆明、红河等州市，人员配置亦渐趋合理。尤其是2006年新建于云南大学的云南省民族研究院，通过整合资源、承担课题、培养人才，力图使人类学与民族学发展成为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学科。其三，基础理论研究凸显特色。云南学者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田野调查与实证研究方面成果丰硕，而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却相对薄弱，但近年来有些学者通过积极努力取得了一批相关的成果。尤其是关于生态文化、法律人类学、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民族政治学以及民族经济学等理论，已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应用性研究也大大加强。云南学者近年来将研究视角和关注点更多地投向了现实问题，突出表现在关注民族地区发展，维护边疆安全、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问题，涉及民族关系调适、社会文化变迁、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

云南民族大学是我国最早成立的民族高等院校之一。民族学是云南民族大学最具优势和特色的学科，不仅是云南省省级重点学科和省院省校合作共建的重点学科，也是国家级特色专业。早在1979年，我校的民族学专业就开始招收研究

生，1986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是云南首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1987年至今招收本科生，是我省第一所开设民族学本科专业的高校，迄今已为社会培养输送了大批从事民族文化研究的高素质专门人才；2001年，我校的民族学被确定为省院省校教育合作项目——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合作共建的省级重点学科，双方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方面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北京大学还先后派出数名社会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对费孝通先生主持“魁阁”工作时期的云南楚雄禄村、大理喜洲和德宏那木寨等著名人类学田野点进行再研究，出版了一批受到学术界广泛好评的研究成果，推动了我校的民族学学科建设；2006年，民族学被列为云南省“十一五”重点学科；2008年被列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同年，民族学被列为国家立项建设的博士授权学科。经过近五年的建设，我校的民族学学科在人才队伍、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等方面成绩斐然：出版学术著作50多部，发表论文300多篇；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36项；获国家社科基金课题40项，省部级课题50多项，各类项目经费总计2300多万元；主办或承办了“云南与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边疆民族关系与构建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等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先后邀请美国伊利诺大学莱曼（F. K. Lehman）教授，美国加州大学阎云翔教授，美国福尔曼大学白荷婷（K. P. Kaup）教授，英国伦敦大学罗兰（M. Rowlands）教授，中国社科院郝时远教授、刘世哲教授，北京大学马戎教授、王铭铭教授，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以及云南大学陈庆德教授等知名学者到校举办专题讲座。在几代民大人的共同努力下，我校的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于2013年7月获得学位授予权，标志着我校在人才培养体系方面取得了新突破，在办学层次上实现了新跨越，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重要的平台。

云南民族大学的民族学学科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人才荟萃、成果丰硕。马曜、王叔武、宋恩常等一批著名的民族学家曾在云南民族大学长期从事民族学教学与研究，在民族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形成了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优良的学术传统。多年来，该学科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各阶段的中心任务，积极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成果：老一辈民族学家参加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编撰出版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等影响巨大的成果，提出了“直接过渡”等重要理论，不仅为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政策、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且为我国民族理论的丰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学者主持完成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大湄公河次区域各民族如何迎接全球化的挑战”、美国大自然协会“滇西北民族文化与生态保护发展行动计划”以及“中外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比较”“滇川藏结合部区域经济协作与发展问题研究”“西部大开发

与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多元化发展研究”“文化多样性与构建和谐世界研究——以大湄公河次区域为例”等一批国际合作与国家级重大项目和研究课题，出版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等有影响的系列丛书。其中，受云南省政府的委托，云南民族大学于2001年与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合作完成了“滇西北民族文化与生态保护发展行动计划”的课题研究任务，其成果为三江并流地区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成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96—2006年期间编写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被列为“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和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规划的重点项目，对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2002年开始，我主持并带领课题组成员历时多年先后完成了对金平傣人、莽人、克木人、侗侬人、他留人、撒尼人、老缅人等云南特有族群的调查研究，出版的最终研究成果《云南特有族群社会文化调查》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及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2009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在昆明成功举办，不仅进一步扩大了云南在全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界的影响，而且促进了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之后，国家又先后提出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和我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示范区，这不仅对促进云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给云南民族学研究和民族文化繁荣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然而，从以上对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历史与现状的简介中不难看出：在抗战期间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民族识别与调查期间，云南曾经是全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中心，但随着老一辈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专家学者逐步逝去，新一代专家学者又出现“断层”，以及学术重心的迁移等种种原因，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呈现出了“风光不再”以及被“边缘化”的趋势。怎样才能重振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雄风，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人类学与民族学贡献新的学术建树？这是当前云南学界亟须探讨的一个问题。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和民族文化强省的宏伟目标，为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认为当务之急便是培育全国一流的学科，培育全国一流的学者，推出全国一流的科研成果，并结合省情和特色以期形成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云南模式”。

要实现新形势下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的大发展、大跨越，形成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云南模式”，需要社会各方面长期的共同努力，而云南民族大学更是责无旁贷。因此，为打造更大的科研平台，建设更强有力的学术团队，我校由我领衔申报了2012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并获得批准，项目经费高达1200万元，这也是云南民族大学建校以来获准立项经费最高的项目。以此同时，为充分利用我校民族学、民族语言、民族艺术、民族理论与政策等学科专业齐全、人才荟萃、成果丰硕的优势，

有效整合全校的民族学学科专业与人才资源优势进行“大民族学”建设，不断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学校于2012年12月挂牌成立了云南省民族文化研究院，下设民族语言研究所、民族艺术研究所、民族体育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所、民族社会学研究所、民族教育研究所、跨境民族研究所、民族生态学研究所8个研究所。“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和云南省民族文化研究院的成立，为我校的民族学文化研究搭建了重要的开放式科研平台，有利于推动民族学学科发展。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的当今时代，充分利用云南民族大学得天独厚的学科专业与人才资源优势，抓住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和民族学一级学科成为国家新增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的契机，围绕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进行调查，推出一批民族文化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不断提升学校服务社会和传承创新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们策划并组织编写了这套“云南民族文化丛书”，分“云南民族文化传承与变迁卷”“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卷”“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卷”“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卷”“云南民族艺术研究卷”以及“云南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卷”六个系列。本套丛书主要收录我校教师近年来民族文化研究的新成果，内容涉及云南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婚姻家庭、宗教信仰、节庆习俗、族群认同、传统体育、民族艺术以及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与繁荣发展等诸多方面，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云南民族大学在民族学学科建设方面取得的新进展。

总体而言，“云南民族文化丛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第一，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本套丛书秉承民族学研究的优良传统，注重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丛书中既有对民族文化保护传承进行系统理论探讨的专著，也有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深入调查的个案研究。丛书力求从不同的视角来探讨当下云南民族文化多样性及其繁荣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提出全球化与现代化语境下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路径选择，必将为促进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和民族文化繁荣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二，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相结合。长期以来，云南民族大学一直坚持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并重的原则，以学科建设推动人才培养，以人才培养促进学科建设。本套丛书既有关注民族文化的学术专著，也有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系列教材。例如，内容涉及纳西、傣、彝、傈僳、景颇、拉祜、哈尼、苗、壮、佤等11个语种的语音、文字、词汇、会话等方面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教材，以及陀螺运动、秋千运动、蹴球运动、射弩运动、高脚竞速运动等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教材的出版，不仅对促进民族学学科和专业建设起到积

极作用，而且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相结合。自 20 世纪 20 年代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了人类学现代田野工作范式以来，我们不难发现，中外经典的民族志著作，无一不是建立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的；而近年来的民族学研究在倡导田野调查的同时，也强调了历史文献资料对民族志文本撰写的重要性。本套丛书的另一特色是注重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丛书中的不少专著，就是其作者在长期深入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获取大量鲜活的第一手素材并参考借鉴了云南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撰写的。

第四，学术研究与服务社会相结合。云南民族大学老一辈学者的民族学研究成果，曾经为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持，为民族文化传承和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套丛书立足于国家战略的高度，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关注底蕴深厚、异彩纷呈的云南民族文化及其繁荣发展与保护传承问题，力求为云南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的建设以及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和谐发展、跨越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传承是学术创新的重要源泉。我们不揣浅陋呈现给读者的这套丛书，既是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的标志性学术成果，也是我校民族学博士学科建设取得的又一突破性进展。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对提高我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推动民族学学科建设、促进云南民族文化繁荣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当然，由于时间仓促和编撰者水平有限等种种原因，这套丛书肯定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我们诚恳期待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

2013 年国庆于昆明莲花池畔

出版说明

此书历来被我国民族学、外交史、经济史、交通史等学术界公认为极具参考价值，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甚至被有些学科视为经典之作，是研究 19 世纪末的云南社会状况、风土民情不可替代的参考图书。鉴于此，我们组织了有关专家翻译并予出版。

由于原作者的偏见和意识形态等原因，他对云南的观察过程中难免带着个人的成见，加之其不可能用正确的民族观考察民族的情况、生活习俗等，难免流露出猎奇和对云南少数民族歧视的心理，故特做如下说明：

1. 为保持原著的韵味，原著中的行政机构和民族、地名等称谓，均照原著直译，不再按现在的要求标注。
2. 原著中有关计量单位均为当时国际通行的单位制，为保持原著的叙述风格，也未按现行的标准换算。
3. 为保留 19 世纪末英国人的语言习惯、引文标准等，也保持原著的风格直译。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是 19 世纪末一个英国人以他者的目光对云南的观察记录，其中也不乏道听途说，作者的一家之言只能作为参考资料。

前 言

在写这本书时，我一直尽力去叙述一些事实，以备可能使将来的旅行家、对印度和中国问题有兴趣的人以及为与中国发展我们的贸易做参考。然而我不能声称这本书中有许多有趣的事件和令人激动的冒险描述。

在本书的前三章，我考虑到一个基本情况，即修建扬子江与印度之间的铁路的问题。在附录中更详细地描述了建议修建的这条铁路，以及用一些章节描述了这条铁路要通过的这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和物产。在论及所建议修建的这条铁路时，实际上本书所涉及的所有问题，我都只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并不打算以任何方式来说明政府任何部门的想法。

这本书的主要部分是我在云南及邻省旅行的情况，我的行程总计达到 5500 英里^①，正好有一半的地方人烟稀少，甚至有的地方连传教士也未曾到过，而其余部分，以前从未有人描述过。这使我有充分理由来尝试，尽可能提供有价值的材料给地理学家和将来的旅行家，使他们或许从有关旅行的描述中，了解到这个国家的情况。

或许我早在 1894 年的第一次旅行就会被注意，并且我最近大部分旅行是在 1900 年的中国西部，因此，我们的信息不应被认为太过时而没有价值，而且，我也认为无论如何情况都不会这样。法国人正在修建的铁路不容置疑将对这个国家引进变革，但是迄今为止，现代思想对云南的影响还微乎其微。而我走的大部分路线从来没有被任何其他旅行者详细考察过。

虽然这些都是我在几次旅行中通过亲身观察的事实，但对这个国家所进行的叙述还是极有限的，如许多有关铁路的主要情况和这个省的情况，绘制地图所需的资料等，这些成果与我的同伴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们的名字将在以后几页中提及，我们的整个旅程，不包括去过两次的地方，几乎超过了 15000 英里。

写本书主题——云南铁路时，我觉得我的确是免为其难地从事一项工作，这项工作本来自然可以由琼斯上尉，这位皇家工程师完成，他是一位英年早逝，极

^① 1 英里等于 1609 米，后同。另，为保留原著韵味，原著中的计量单位名称、民族称谓、地名名称均予直译，特此注明（译者）。



有前途和事业心的人，这个军官曾经从不同的方面观察，对这个国家有过恰如其分和令人信服的看法。但是我甚至没有从他那儿收到最终的报道，他在第二次旅行时被杀害。他的死不仅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同仁，而且失去了一位在中国建铁路的专家。

我们对中国西部地理知识的增长，要归功于我们的考察。考察受到印度政府和云南的企业界的帮助，印度政府全面负责了第一次考察，在其后安排的两次考察中，云南企业界在为考察人员提供的贷款等方面给予了很大支持。

我要特别感谢亨特上尉，他是一位皇家工程师，他的卓有成效的协助，对这本书中涉及铁路问题的部分有很大帮助。这本书的大量照片和插图等工作是已故的琼斯上尉完成的，他是一个优秀的摄影家，琼斯夫人慷慨地允许我使用这些材料。我也尤为感谢同意复制他们的照片的莱德少校、科尔先生、里格比少校、约翰生少校、威罗比少校和梅翁上尉。

H · R. 戴维斯

目 录

第一章	云南及其交通	(1)
第二章	修建从八莫到中国的铁路的建议	(4)
第三章	云南铁路	(7)
第四章	南坎和勐卯	(14)
第五章	从勐卯到蛮允和八莫	(18)
第六章	从仰光到昔董	(24)
第七章	从昔董到腾越厅	(27)
第八章	从腾越厅到永昌府	(38)
第九章	从永昌府到大理府	(46)
第十章	从大理府经顺宁府到滚弄	(52)
第十一章	从滚弄到思茅	(61)
第十二章	思茅和普洱	(68)
第十三章	从普洱到耿马	(73)
第十四章	从耿马经芒市到八莫	(76)
第十五章	从八莫到腾越	(80)
第十六章	瑞丽江上游和萨尔温江	(85)
第十七章	从永昌府到打洛和滚弄	(91)
第十八章	由滚弄经镇康到云州	(94)
第十九章	从云州到大理府	(100)
第二十章	从大理府到云南府	(104)
第二十一章	从云南府到威宁州	(110)
第二十二章	从威宁州经东川府回到云南府	(118)
第二十三章	从云南府到红河	(122)
第二十四章	经过东京	(126)

第二十五章	从密支那经昔马至腾越·····	(128)
第二十六章	从腾越到普洱·····	(132)
第二十七章	从普洱府到云南府·····	(138)
第二十八章	渡过扬子江到会理州·····	(142)
第二十九章	沿长江上游考察·····	(146)
第三十章	由冕宁县西行 雅砻江的几大湾·····	(152)
第三十一章	木里黄教喇嘛之乡·····	(158)
第三十二章	从木里到中甸·····	(165)
第三十三章	从中甸到阿墩子·····	(170)
第三十四章	西藏边界的湄公河谷·····	(173)
第三十五章	从盐津到巴塘·····	(177)
第三十六章	横渡湄公河的尝试·····	(181)
第三十七章	从盐津到雅拉冈·····	(185)
第三十八章	从雅拉冈到里塘·····	(190)
第三十九章	由里塘经打箭炉到雅州府·····	(194)
第四十章	从雅州府到上海·····	(198)
第四十一章	琼斯上尉最后的旅程·····	(201)
附录一	云南的自然概貌·····	(203)
附录二	云南的面积人口和民族·····	(205)
附录三	云南的气候和物产·····	(207)
附录四	云南铁路的商业前景·····	(211)
附录五	拟议中的铁路线路·····	(214)
附录六	关于可供选择路线的讨论·····	(217)
附录七	进入云南的法国铁路·····	(219)
附录八	云南各民族的语言简况·····	(220)
附录九	四次调查行程及时间表·····	(252)
后 记	·····	(271)

第一章 云南及其交通

对于许多人来说，云南这个名称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那些不知道云南位于何处的人（有不少人如此）就显得一无所知了。一个著名的加拿大官员想研究云南的铁路问题，别人送给他的却是一幅英文的中国地图，他吃惊地发现，有关人员将（云南）这个名字拼成了“育空”^①。

云南的位置决不能在加拿大的克朗代克附近地区去寻找。它在中国的西南角，是应引起英国人更多注意的中国的一个省：第一，它有几百英里与我们的印度帝国东部边境接壤；第二，如果印度与扬子江通过铁路相联结的话，这条铁路无疑得通过云南。而且这个省的东南部边界与法国殖民地东京^②接壤，其西北角紧接西藏。这些都足以立刻引起人们对云南政治和商业的兴趣。

然而云南不仅仅能引起政治家和商人的兴趣，对于地理学家和探险家来说，云南也有许多尚待发现的空白。地质学家和矿业工程师们，将会对那儿崇山之中广为分布的宝藏很有兴趣，而更重要的是，对于人种学家来说，如此广阔的研究天地将耗尽他们毕生的精力，而且会留下许多未竟事业靠后人来完成。同时，该省的动植物都未得到过系统调查。而这个地区还有终年不化的白雪，温和的高原以及热带雨林，都将引起博物学家的工作兴趣。

在叙述我在云南的旅程时（这是本书的主要部分），我会谈及其中一些问题。但在以下几章中，我将涉及的是修筑云南铁路的问题。

这个省的情况最好能参阅地图，它与该国家的其他省份的相关位置可以从地图中找到。

云南本身并不是一个贫穷的地方，但苦于其交通不便，这个地区不仅分布着崇山峻岭，而且湍急的大河中因乱石成堆而不能通航，如果从陆地行走的话，道路的险阻使旅行者行程缓慢。云南的内河航行不适宜小船，更谈不上汽船，道路多是山道，其运输靠马帮和骡子驮运货物，而且从这个地区到海港甚至比内河航运的距离都更长。

^① “育空”（Yu 'Ron），加拿大的地名，位于加拿大和美国边界。

^② “东京”（Tong - King），越南地名，今越南北圻。



云南运输用的骡子 (W. A. Watts-Jones 摄影)

有四条商道能抵达云南：

①从伊洛瓦底江乘汽船到八莫（北纬 $24^{\circ}15'$ ，东经 $97^{\circ}15'$ ），从八莫北部两天可抵云南边界。

②通过北部湾乘火车，从海防过老街（北纬 $22^{\circ}30'$ ，东经 $103^{\circ}57'$ ）到云南边境。法国正在修从蒙自到云南府的铁路，不久就通到蒙自。

③从广东西江乘汽船和木船到广西省的百色（北纬 $23^{\circ}55'$ ，东经 106° ），一天到云南边界。

④从长江乘汽船到宜昌，改换木船到叙府（北纬 $25^{\circ}45'$ ，东经 $104^{\circ}35'$ ），三天到云南边界。

让我们从两个地方，云南府即云南省省会（北纬 25° ，东经 $102^{\circ}45'$ ）和下关附近的大理府（北纬 $25^{\circ}35'$ ，东经 $100^{\circ}10'$ ）——云南最富裕地区的中心，以最近的通航河道航行的里程来看其位置离边界有多远。

云南府到八莫是 505 英里，到老街是 240 英里，355 英里到百色厅，398 英里到叙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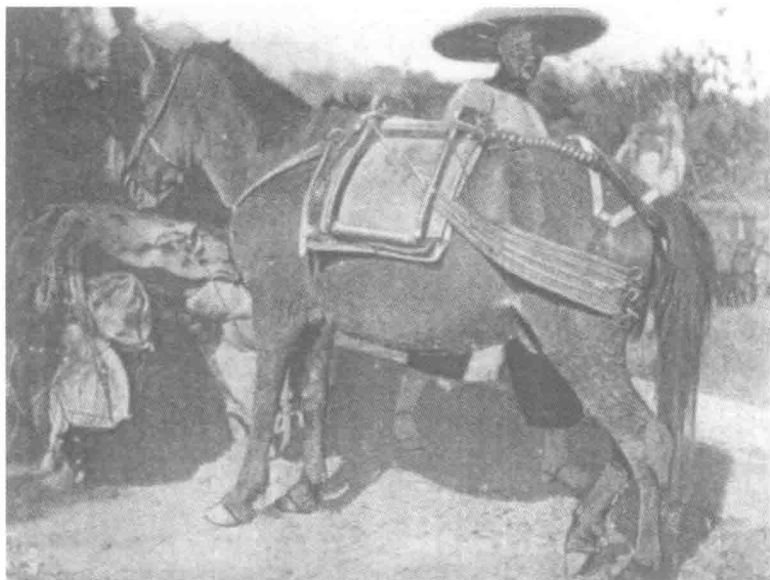
下关到八莫是 280 英里，到老街 467 英里，575 英里到百色厅，618 英里到叙府。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上述路程中每一件物品的搬运都是靠牲口驮或人背的。

再则，有四条航道通这四个地方本身并不十分重要，所有来自国外的货物自然都是经过港口运入的，而从海港到云南所花费的运输时间增加了国外商品运到云南的难度。

从老街到海防最好的选择是坐一天半火车；其次，离海最近的是八莫，从仰

光（到八莫）乘火车或汽船得花三天。



云南运输用的骡子和驮包 (G. C. Rigby 摄影)

百色厅和叙府这两个地方离海港有很远的距离，而且从广东或上海逆水而行大约要花一个半月的时间。

再以云南的两个城镇云南府和下关的大概路程来计算，我们发现：到仰光大约要 39 ~ 46 天，到海防大约要 16 天，到广东大约要 82 天，到上海大约要 85 天。

一个省在地处边远，而且交通又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开展）任何大宗的贸易在目前都是不可能的。这一地区的发展只有靠火车。不幸的是，由于这个省众多的山脉使得河流难以通航，公路难建，同样建筑铁路也十分困难。



第二章 修建从八莫到中国的铁路的建议

开通中国西部与缅甸贸易的意见并非是最近的想法，斯普赖尔应该是当之无愧的提议者，因为这个极好的建议最初就是他提出的。早在 1831 年他就提出应注意我们在缅甸的优势位置，以吸引我们海港（城市）与云南这个内陆省进行商业贸易。

当时并未想到修筑铁路，是斯普赖尔首先提出必须打通贸易渠道。在这以后，他极力主张进行从仰光到暹罗湾以及向北从景栋和更户之间进行测量调查，以便修筑铁路。

斯普赖尔的建议虽然有着众多的支持者，包括英联邦的缅甸政府中许多高级官员，但未被印度政府接受，所以只搞了从仰光向北到东吁的铁路线路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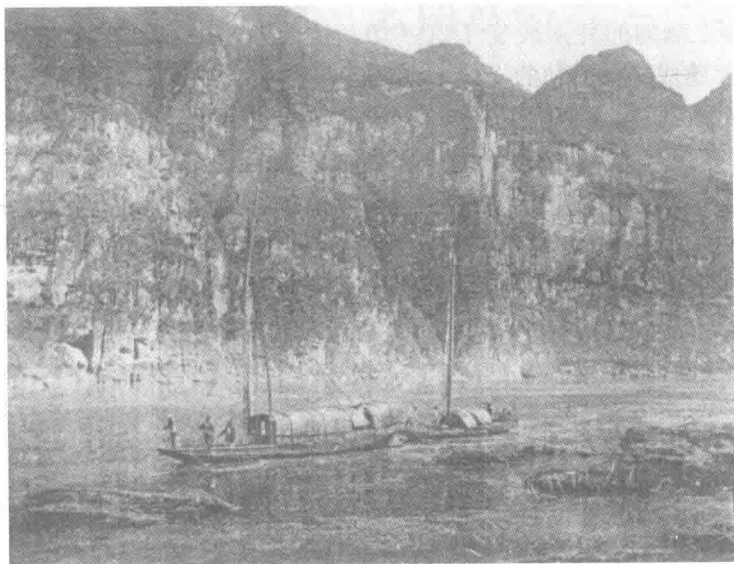
云南铁路问题被再次提出大约是在 1867 年，当时得知轮船可沿伊洛瓦底江到达上游的八莫。八莫紧靠中国边境，而且天然就是与云南建立贸易的最佳路线的必经点。从八莫到云南府的路线从马可·波罗时代起，就一直未被欧洲人探测过。这似乎意味着修建铁路的路线有选择在这个方向的希望，这个意见立刻被否定了，因为马格锐和巴伯的报告表明，在从腾越厅翻过高山深谷到大理府的这条路线上修建一条铁路是十分不切实际的。巴伯列举的一些原因是如此有力，以至于使那些并未深入研究修建铁路这一主题的人，便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即任何铁路通过云南都是不可能的。

在谈及萨尔温江和瑞丽江之间的高山时，他说：“假如英国真的采纳这条路线，我们将会惊喜参半。”在报告的另一部分中他说：“在穿过半打隧道和修建许多桥梁（后），从缅甸到云南府的路将会得到很大改善。”

人人都会意识到像巴伯这样有才华的作者会有一点夸张，但其描述确实提出了这条道路的部分路段极其难建，但是，巴伯关于这条路的评论，即从八莫经腾越厅和大理府到云南府的这一条路线如今没有一个人提倡过是可以修建铁路的路线。假如有人认为因此要在别处寻找可行的线路，而巴伯的想法是反对在云南修建任何铁路的话，那他们将看到巴伯自己建议这一条路线可以修建铁路，该建议现已得到采纳。

大约在 1881 年一个新的方案被提出来，这个方案是建立在斯普赖尔上尉曾提出的方案的基础上，只是经过的一些地点有所不同。这个方案是考尔库福先生

和哈利特先生所提。他们提的这条路线始于毛淡棉^①（位于缅甸萨尔温江出口的一个港口），从这里向东到暹罗湾^②的莱亨，再向北经过湄南河谷通过景栋和更户到云南南部的思茅厅（北纬 22°50'，东经 101°）。



扬子江峡谷 (E. W. Mahon 摄影)

① 缅甸一地名。

② 位于泰国的一个港湾。